
反派的我們——論《鬼滅之刃》的鬼及其家庭問題

A Study On the Demon and Their Family Issues in 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

劉兆恩*

Chao-En Liu*

(摘要)

《鬼滅之刃》，僅耗時四年三個月即達成日本漫畫史上最快速突破一億冊的現象級王道漫畫，不僅挾帶著動畫化的熱潮瞬間攫取全世界的眼球，眾多的聯名、周邊商品更使得它成為最賺錢的熱門 IP 之一。究其緣由，除了動畫的高品質呈現令人讚嘆之外，其故事劇情、人物塑造亦多有令人動容之處。本文針對《鬼滅》的人物進行分析，發現「家庭問題」是諸多角色所繞不開的迷障，誠可謂是這部漫畫的故事核心。為了剖析緣由，本文借用了美國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之學說，從《鬼滅》的反派角色切入，藉此爬梳作者吾峠呼世晴在故事劇情裡埋藏的人文關懷。最終，本文認為反派所跨越不了的家庭問題，其實也正是我們經常面臨的家庭問題。是在這些作為反派的「鬼」身上，我們得以看見「我們」。

關鍵詞：吾峠呼世晴、家庭治療、薩提爾、少年漫畫

(Abstract)

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 is the fastest manga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comics to reach 100 million copies in just four years and three months. It not only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with its animation craze, but also has numerous co-branded products, peripheral products have made it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and popular IP. The reason i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high-quality presentation of the animation, the storyline and character creation are also very mov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of "Demon Slayer" and finds that "family problems" are an obstacle that many characters cannot avoi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asons, this article borrows the teachings of Satir, the master of American family therapy, and starts with the villain of "Demon Slayer" to explore the humanistic care buried in the plot of the story by the author Goto Koushiharu.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family problems that villains cannot overcome are actually the family problems we often face. It is in these "Demon" as villains that we can see "us".

Keywords: Koyoharu Gotouge, Family Therapy, Virginia Satir, Comic for boys

1. 前言

《鬼滅之刃》（鬼滅の刃，以下簡稱《鬼滅》），作為一部近年來日本動漫的暢銷作品，已有不少粉絲稱其為一部「神作」。而我們認為，《鬼滅》之所以能稱「神」，並非是因為「幽浮社」（Ufotable）那精湛優美又別具巧思的動畫製作，也不是這部動漫日後帶起的各

式周邊及聯名商品等消費熱潮，而是情節本身對於「人我之間」的關係、情感及互動的思索與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鬼滅》這部作品正是作者吾峠呼世晴（ごとうげ こよはる，Gotoge Koyoharu）給讀者的一封信書。

誠然，正所謂「作者已死」，文本作為一個自由的詮釋空間，每一位讀者都可能在閱讀的過程中品出只屬於自己的況味。然而我們認為，《鬼滅》無疑折射出了

* 輔仁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Vol. 10 March 2025 (pp. 11-19)

作者吾峠呼世晴對家庭的理解與辯證。當我們層層剝開《鬼滅》以少年漫畫為基調，一路過關斬將、降妖除魔的故事外衣之後，終將發現作者最想令人逼視的內核，其實是——家。陳仲偉曾指出，漫畫的「王道」在故事的展現上，就是「對時代與人性的理解與再現，亦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混沌中尋找意義、體驗與洞察力。讓讀者能夠進入不熟悉的世界，卻又發現到熟悉的自己。[1]那麼當讀者進入了《鬼滅》的漫畫世界時，又可以在哪裡看見「熟悉的自己」？準此，本文擬以《鬼滅》中的「鬼」為主題，並借用西方家族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1916-1988）之學說闡述這部作品如何思辨家庭與人我之間的關係，及其所能帶給讀者的啟示。

點開網路搜尋，早在 2020 年時，「親子天下」網站便曾刊出過《鬼滅之刃》裡的薩提爾蹤影，藉由劇情討論薩提爾「自我覺察」工夫的重要性。[2]隔年張輝誠〈看《鬼滅之刃》學薩提爾對話〉一文，則探討炭治郎在柱特訓篇破解水柱富岡義勇心魔時所展開的薩提爾式對話，也有著相當精彩的剖析。[3]但是上述文章多屬科普性質的網路短文，既非學術研究，也未曾使兩者進入深度且詳盡的連結與解析，因此我們認為仍有進一步梳理與深掘之必要。然則何以偏偏是鬼？

作為《鬼滅》中的反派，「鬼」顧名思義即是設計來被「滅掉」的角色。但饒是這樣的人物，卻也各自有著自己的生命故事。吾峠呼世晴為每個佔據主要劇情的鬼們都安排了一段曾經，每一個鬼在變成鬼之前都是個人，卻也都有著難以跨越的人我問題，而當我們加以細讀，更可以發現那些問題大多都與家庭有關。這也正是為什麼本文以鬼為主題的原因——那些鬼所過不去的家庭問題，往往也正是我們橫互在心中難以處理的問題：我們或渴望呵護而不可得；或望手足之塵而不可及；或想保守所愛而不可能，十二鬼月殘破的心也可能是你的、我的。是的，很多時候，我們正是那如鬼的反派。

2. 家的辯證——竈門一家作為典範

作為一部（疑似）由女性漫畫家創作的少年漫畫，很難不令我們聯想到另一部在 2001 年時由同為女性漫畫家荒川弘所創作的《鋼之鍊金術師》（はがねのれんきんじゅつし，以下簡稱《鋼鍊》），兩者皆以結伴旅行的兄弟/妹之眼，來引導讀者領略作者所勾勒的世界觀，也同樣都以恢復手足既有的「正常」身體為發生動機展開故事的鋪排。從這個角度來看，《鬼滅》在敘事結構上確實對《鋼鍊》有相當程度的繼承。但與其說是後出轉精倒不如說是另闢蹊徑的，《鬼滅》在作者價值觀

的表達及貫徹上，走到了比《鋼鍊》來得更直白、更赤裸、更正面表述（當然，出於審美觀的不同，或許也會有讀者認為這樣的表現反而是一種退步）的位置，而負責「宣導」作者價值觀的，正是故事裡的正派角色。好比炎柱煉獄杏壽郎的遺言：「身為柱，替後輩挨刀是理所當然的。」[4]短短一席話，不知早已令多少職場新鮮人感慨萬千。又如鬼殺隊當主產屋敷耀哉，其人性格平和柔順，既能將麾下所有鬼殺隊員視如己出，也記得所有討鬼殉職的隊員名字，然他亦有理性剛毅的一面，如在「柱共同會議」上克制自己對鬼的厭惡，獨排眾議保下炭治郎兄妹，乃至後來訂下以己身為餌誘出無慘的作戰計劃等作為，都一再讓早已見慣了「霸氣總裁」的讀者們耳目一新。

前已述及，我們認為「家庭」一直是《鬼滅》中時隱時現的核心命題，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設計最完整、最能夠體現作者對家之理想價值典範（paradigm）的，正是身為主角的竈門兄妹一家。竈門一家除了長男炭治郎以及長女禰豆子之外，還有竹雄、花子、茂、六太等兄弟姐妹與母親葵枝共同生活，至於父親炭十郎則是在故事開始前即已去世。儘管在開頭竈門一家即慘遭滅門，僅剩外出的炭治郎以及鬼化的禰豆子倖免於難，但是透過後續劇情的回憶鋪陳，我們可以看見這一家子的互動可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展現了良好的家庭之愛，甚至從未見過家庭成員有過意見不合的畫面，可說是完美得幾乎不合常理。作為對比，在《鋼鍊》中，儘管主角艾力克兄弟感情再好，還是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竈門家亡故的親人往往在危急時刻浮現於兩兄妹的腦海，引領兩人度過難關，甚至炭治郎更數度透過了與父親相處的回憶，才漸次掌握了「火神神樂」及「清澈透明的世界」這兩大關鍵技能。可以說，竈門一家雖然陰陽兩隔，卻未必算是實質意義上的失能。至關重要的是，這些家人們所提供的情感連結、無比健康的家庭關係，進一步強化了炭治郎的心理素質、心理健康，使其就算在面對噩夢所施加的法術，讓炭治郎看見虛幻的家人以他的獨活進行情感勒索時，仍得以不受影響而全身而退，且清楚直陳「我的家人才不可能……說那種話！你不要……侮辱我的家人——！」[5]。在在展現了「家庭」羈絆作為《鬼滅》主軸的點上，竈門一家所具有的示範性。同樣作為對比，在《鋼鍊》中，阿爾馮斯甚至一度在第五研究所受 66 號所誤導，懷疑自己是哥哥愛德華創造出來的，並非真正的「家人」而陷入存在危機，即可顯見炭治郎對於家人的情感連結更加確實、篤定。

「家庭」對行為個體的性格形塑之影響，已是心理

學界一個非常古老的命題，而其中耕耘至深、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薩提爾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誠如薩提爾所言：「家庭是塑造人性的工廠。」[6] 儘管每個行為個體的個性在天生即有差異，但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事件，就算那些記憶在大腦中可能已經遺忘，但是仍有可能被身體及情緒刻印在腦中，而成為一種非理性控制的回應。[7] 在薩提爾看來，行為個體最初所能經歷的事件，以及最早所能獲得的價值觀建立皆來自於家庭系統的應對，因此成人即是「造人」的人，每個孩子的大部分性格其實都來自於大人的塑造。此外，薩提爾更相信愛與工作是心理健康的人所必備的特質。愛與被愛的能力之於靈魂，一如軀體吸入與吐出空氣重要。工作，代表人類自我評價的重要來源。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會努力追求生理、心理、情緒及精神之間的平衡，擁有正向的自我形象。[8] 準此，當我們在〈無限列車篇〉感嘆炭治郎清透明朗且溫暖善良的「精神核心」，看見他精神裡的發光小人照亮了患病青年暗沈的內心時，便必須理解到這正是作者的特意安排，炭治郎在典範家庭中愛與被愛、工作而得到自我價值，這是作者所創造出的一場案例展示。

作者傳達性格出於家庭塑造的意圖絕非孤證。當我們檢視幾位與炭治郎同樣隸屬鬼殺隊的正面角色之性格，也可以對照出成長背景所致之影響：

2.1 我妻善逸：

作為和主角炭治郎共同歷險、共同成長的夥伴，使用雷之呼吸的善逸卻有顯著的「人格缺陷」：他懦弱、怕事，因憂慮自己將在單身的狀態下死去而迫切地尋求女性結婚生子。然而同樣的，在善逸的內心深處也渴望得到認同，尤其是當年拯救了自己、從不放棄自己的培育者桑島慈悟郎。透過他的回憶，我們得知他是個沒有父母親的孤兒，這即使得缺乏妥善照顧的他有著強烈的生存危機。此外，由於從沒有人對他抱有任何期待，這也養成他缺乏自我認同、自我價值低落而往往選擇逃避的習慣。正因如此，桑島慈悟郎在他的生命中才顯得彌足珍貴，這位始終待他以嚴的「爺爺」，或許正是他一生的救贖。

2.2 不死川實彌：

狂躁狹窄或許是我們對風柱不死川實彌的第一印象。在初登場的柱共同會議一節，實彌不僅向禰豆子刺了三刀，又把流著鮮血的手臂擺在她面前，試圖引誘她嗜血的鬼化本性，其實他在剛晉升為柱時，也曾經當面痛斥當主只是躲在隊士背後操縱他們生命的，不值得尊敬之人。至於在面對親弟玄彌時，實彌更是多次在他面前直言「沒有這個弟弟」，甚至屢次逼迫玄彌退出鬼殺隊。

但回觀實彌的家庭經驗，他出身於九口之家，自己又是家中長男，面對長期家暴的父親與總是護著孩子的母親，實彌很早便懂得子代父職來分擔母親的辛勞。但諷刺的是，最後鬼化的母親殺了自己五個弟妹，使得自己被迫手刃了情感交流親密的照護者母親。我們不難想像，這種種的經歷都可能在實彌的身心留下不可抹滅的傷痕，而成就了他現在激烈狂躁的行為模式。

2.3 時透無一郎：

霞柱時透無一郎是繼國一族的後代，是繼國巖勝（黑死牟）的子孫。他總是心不在焉、情感空洞虛無而顯得不近人情，且總是想不起來自己經歷過什麼事情。而其實無一郎早年母親因感染肺炎而亡，父親亦為了採藥摔落山谷喪命，在雙胞胎哥哥有一郎在言語上的刻薄對待下，無一郎兄弟的衝突日加深。一直要到哥哥被鬼襲擊之後，無一郎才在兄長臨終之際達成兄弟和解，然而同樣的，他也因兄長死去的打擊而喪失記憶。但正如無一郎的自白：「就算失去記憶，身體依然記得，那忿怒至死都不會消失……所以我拚了命、日夜不斷地鍛鍊自己。」[9] 儘管童年的經歷與創傷雖然可能遺忘，然而身體及情緒卻會記下。無一郎的淡薄與遺忘並非天生無感，反而是身體為了避免情緒過於強烈而崩潰所啟動的一種防禦機制。

藉由上述三個例子即可發現，在作者有意識的安排下，角色的性格缺陷大多指向問題家庭所造成的傷痕，反之，於具備健全家庭功能環境中出身的角色如炎柱煉獄杏壽郎、戀柱甘露寺蜜璃便沒有明顯的負面性格。這樣的角色設定，亦與 ACE 研究（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的研究成果遙相呼應，呈現出具有肢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疏忽、家暴、家庭酒癮問題……等「負面童年經驗」的孩童，在成年時往往也會有較高的身心問題的現象。[10] 以此觀之，炭治郎的角色刻劃，更能看出竈門一家確實就是作者特意標舉的典範模型，用以向讀者揭示他對家庭成員中互動關係的理想詮釋，並證成「性格人造」的預設觀點。在《鬼滅》中，炭治郎（及其一家）是完美的，是難以在現實生活中復現的。但作為一種完美，他得以如明鏡一般映照出其他人的不完美。尤其是試圖否定這一切完美的一「鬼」。

3. 鬼——反派作為行動對照

平安時代一名身患絕症的貴族，因疑心大夫所開的藥沒有療效而將之殺害後，發現自己雖然體質變得強壯，卻也從此懼怕陽光且渴望人的血肉。這是鬼舞辻無慘，是故事最終的反派，也是所有鬼的起源。透過血的給予，

無慘不僅得以產出更多的鬼，更能洞悉鬼的想法、支配鬼的行動。鬼食人以養身、鬼不容易死亡；鬼殺人不眨眼、鬼六親不認，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鬼都是由人所化，是因其不能填補的欲望或渴求而滲入的結果，每一個鬼背後都有著屬於自己的執著。如果說，鬼殺隊這一方為我們演出了「正義」，向我們展示了人身而為人所當步武的某種「應然」，為我們指出了一種優先於肉體生命的人格典範；那麼作為反派的鬼這一方，則映照出了我們身為人的「實然」，讓我們得以對照自己，洞悉自我內心那不足為外人道的黑暗角落。因而我認為，反派的鬼之於人，反倒提供了更多促使我們自我覺察之處。

薩提爾在《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中曾以圖表的方式表列出「階級模式」及「成長模式」這兩種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11] 前者，是一般大眾認識世界的方式，至於後者，則是薩提爾所提出的一種健康的理想樣態。而在「對關係的界定」這個項目中，兩者呈現以下差異：

表 1 階級模式與成長模式對照表

階級模式	成長模式
人人價值不平等	人人價值平等
人們彼此捆綁互相支配或順服	關係存在於彼此平等的價值之間
角色與地位和自我認同相互混淆不清	角色與地位和自我認同分野明確
角色意味著優越與權力，或是卑微的地位與弱勢	角色意味著某個時候在「特定關係」的一項功能
階級觀點意味著優越與順服	平等的表徵：人人平等、對彼此間異同的聯結、興趣與接納
人們彼此控制，但感到孤立、恐懼、憤怒、怨懟、及不信任	人們感受到愛、擁有自我、尊重他人、表達的自由、及彼此認可

在薩提爾看來，真正的自由是能夠發自內心真誠地表達自我，而不受到情境或他人的影響，甚至是自己的偏執，因此才希望、需要或規定、勉強自己應該要怎麼看、怎麼想、怎麼說、怎麼做，並且能願意承擔風險，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付出與負責。[12] 而若要達成此一狀態，個體便須脫離「階級模式」的宰制，從而透過「成長模式」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有趣的是，上述表格亦可對應到《鬼滅》雙方陣營的組織性格，茲表列如下：

表 2 鬼與鬼殺隊組織性格對照表

鬼	鬼殺隊
價值：無怪>上弦>下弦>雜鬼	雖有地位高低，但終不自覺價值高人一等
無怪擁有絕對的支配，團體中的鬼只能選擇順服	當上、柱與隊士不存在絕對的利害與支配關係
將挑戰上弦作為生命的自我實現	人人各安其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上弦即是實力的證明，下位則可能被上位的鬼隨意殺害	柱有著保護、照顧及訓練下位隊士的功能與責任
鬼的排位越高越具有機遇性	柱與隊士人人平等，亦可進行深度之情感交流、接納及認可彼此的差異
鬼恐懼於上位的支配，在團體中對生存的保障感到不信任	上下關係緊密，並且相互尊重、合作，不爭強好勝也不隨意殺害

若把「家庭」的概念進一步擴大，鬼與鬼殺隊的組織也恰似另一種形式的家。前者透過「血」的分享締結關係，且有著帶有君父性的至高存在；至於後者則透過位

階表明照顧及教育關係，甚至有「繼子」這類仿擬家庭的稱謂。從這個角度來看，所屬組織的「家庭狀況」，自然也同樣進一步影響雙方的思維、行動及心理健康。如前所述，鬼的「階級模式」在長久以來的人類社會中才是那個一直被視為正常的模式，然而《鬼滅》仍不吝於藉由鬼殺隊這個組織，來為讀者昭示某種健康的團體關係之應然想像。

就如同在〈遊郭篇〉中，炭治郎於斬下妓夫太郎首級之際的有感而發：「只要走錯一步，哪天或許就是換我淪落到那種下場。要是我成為鬼，鬼殺隊的某個人，應該會砍斷我的脖子。」[13] 人與鬼的輪轉變換僅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正是何以觀察《鬼滅》裡的鬼是有趣的。作為一部王道少年漫畫，鬼滅固然有「友情」、「熱血」、「勝利」以及善的普世價值觀等要素，但反派角色也同樣是人性的一種展現，具備著人類思維的縮影，更共享著人類的團體關係。然而，當我們將「日常」視為「正常」，生命的病灶便可能由此而生。根據薩提爾的學說，處在「階級模式」下的人們在關係上往往具有上下與優劣的區辨；容易為了屈從與順服權威而改變自我甚至失去自我；容易以線性因果方式詮釋事件，認為對的方式只有一個，而任何結果都來自唯一的原因；在面對改變時則顯得抗拒。[14] 於是鬼在這個缺乏「愛」的世界裡，他們拚了命地尋求上位；為了博得無慘歡心而戰戰兢兢地活著，不敢有自己的意志；認為「力量」就是一切，失敗的原因就是不夠「強」；最後他們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變換，害怕迎接生命的終點。相反的，鬼殺隊的人們處在充滿「愛」的「成長模式」裡，他們被鼓勵擁抱自己的價值、自由地表達自己心中的感受，並認知到彼此之間的差異；在人我的相互扶持下，他們可以接納自己的過去，也能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這或許正是何以人鬼雙方都曾經面對相似的課題，卻得出不一樣的結果的關鍵要素。

4. 鬼——反派的我們，受傷的靈魂

鬼的所作所為固然令人髮指，但當我們意識到鬼的生命課題之後，或許便能同情地檢視其行為背後的成因，以利於更進一步的討論。薩提爾曾以冰山為喻，指出行為只是個體形諸於外的「冰山」上層，是唯一我們能透過肉眼或身體感知所能得知的部分，然而在於海面之下，尚有感受、觀點、期待、渴望、自我等不可見的層次。至於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海平面，則是討好型、責備型、電腦型（或稱為超理智型）、打岔型以及一致型這五種溝通型態（或稱為應對模式）。[15] 在這五種溝通

型態當中，唯有「一致型」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理想樣態，採取這種溝通形態的人言語與行為一致，能與人真誠接觸且令雙方都能感到舒服、自由且誠實，亦極少威脅彼此的自尊。若要以《鬼滅》中的人物為例，產屋敷耀哉及炭治郎或可作為該種理想類型的代表人物。在與炭治郎初次見面的柱共同會議上，耀哉的聲音即給了炭治郎「腦袋輕飄飄」、「不可思議的亢奮感」[16]的感受，在後續的敘述當中，也提到耀哉的聲音跟動作，能夠讓對方感到很舒服[17]，這正是一致型溝通型態的誇飾化描述。而在「典範家庭」中成長的炭治郎，則不僅能對惡行憤怒以對，也能夠不分人鬼地表達關懷，有著真誠而討喜的特質，自然也屬於「一致型」的人物。至於其它四種，或處處覬覦討好對方、或總是責備他人不是、或如電腦般擺出疏離姿態、或言不及義地插科打諢，皆是面對威脅或壓力產生反應時，為了要保護自尊而採取的應對方式。

如果我們意欲檢視鬼的所行所為，便不能不深入挖掘埋藏在海面下的部分。如果說，在鬼殺隊員的角色塑造上，但凡性格有明顯缺陷者必定有其家庭問題。那麼鬼呢？鬼是否也同樣適用這個準則？而他們的行為底下又埋藏著什麼樣的心結？以下便略舉家庭成長背景較具代表性的鬼探討之。

4.1 累

一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因著無慘偶然的同病相憐而成為了鬼。這是名列下弦之五的累，一個在那田蜘蛛山「組織」家庭的白髮孩童鬼。累是《鬼滅》第一個以鬼的身份處理家庭情感聯結的角色。他的父親因撞見鬼化的累殺害人類而意圖大義滅親，卻反遭盛怒的累所殺，而在一旁目睹一切卻未曾袒護自己的母親，也同樣因為遭到遷怒而被殺死。家庭的羈絆是累一心的追求，是以他在蜘蛛山上強迫其他鬼與自己共遊家族遊戲；而他那聽得的「很棒的事」：「據說父親為了救河裡溺水的孩子，結果自己溺死了。」[18]則成為累一生的心魔，讓他明明是最強的，卻總是要求他人保護扮演孩子的自己。

透過故事，我們當然可以看出累的父母親是愛著累的，但是在這個有愛的家庭裡，父母親卻未曾試圖理解自己的孩子所遭遇的困境、未能嘗試協助、陪伴孩子解決問題，反倒指責孩子「有罪」，更想藉由抹殺孩子這樣的激烈手段來替孩子「贖罪」，這是認為自己有權可以宰制「在下位者」孩子的生存權利的階級思維，形諸於責備型的應對模式。至於累，由於體弱的緣故，總是慣於處在「被照顧者」的位置，這即使得他將父母的疼愛錯認為順服，甚至認為在必要情況下，為了成就自己也可

以犧牲父母的生命，因為這正是「父母親的責任」，這也同樣是階級模式的思維理路。因而當父親舉起了殺子的刀，從累角度來看，那是一段賴以為生的親密關係的背叛，此中傷痕可想而知。於是，累的認知被衝擊、被否定，最終鑄成了他永生逃避的大錯。日後累與其他鬼演起的那些家族遊戲的行為，都只是為了填補他在上一段家庭關係中被背叛的悲傷與憤怒感受。儘管他狀似能夠理智地分析何謂家庭的羈絆，但其實累困囿於父母當為孩子無條件付出的觀點，期待獲得家人的守護以滿足「家」的歸屬感，並在其中感覺自己的完整。這正是他心中的冰山。

是以，從累的故事或許可以看見這樣的「我們」：我們總渴望被愛，但往往卻誤以為愛的表現只有自己所認知的幾種特定模式，未曾考慮現實事件的變數多重性，而將思維引導到非黑即白的世界觀模式。最終，缺乏理解的真心反倒逐漸形成「你不……就是不（夠）愛我」的批判句型，於是愛有多深，恨亦有多深，失去了信任，只剩怨懟的絲線緊緊纏繞己身。

4.2 猗窩座（狛治）

在〈無限列車篇〉強勢登場的猗窩座是首位現身の上弦。壓倒性的實力、對強者的激賞是讀者對他的第一印象，儘管他在對決炎柱時的強勢令人印象深刻，但一直要到最終決戰的〈無限城篇〉，才得以一窺猗窩座的心路歷程。與活在父母照護下的累相反，本名狛治的猗窩座長期透過盜取金錢來為久病的父親治病，然而父親卻因不願連累他而選擇輕生。根據薩提爾的觀察，在以父親為家長的單親家庭裡，多數父親感到無法照顧小孩，尤其在親密需求的部分更是如此，因此經常透過聘請女傭來加以補足。[19]而在狛治的案例中，父親不僅無力照顧孩子，更反過來由孩子承擔起照護家庭的責任。在一個健康的家庭中，每個成員確實都應當學習為家庭付出，薩提爾也指出若讓孩子參與家庭工作，能有助於父母發掘孩子的能力[20]，但狛治所需承擔的責任顯然遠超出他所能負擔的範圍。後續父親選擇自我犧牲以成全孩子的未來，雖然是偉大父愛的展現（而且顯然正是累所激賞的那種父愛），然而看在狛治眼裡，卻是被剝奪了「愛人」的機會、為家庭付出的權利。

正如「狛」字所象徵的守護意涵，在眾多的鬼中，猗窩座是少數為了守護他人而執著於變強的特殊存在。但諷刺的是，狛治卻也接二連三地失去盼了命想守護的父親、未婚妻戀雪以及曾經拉了自己人生一把的師傅慶藏。另一方面，執著於「變強」的狛治最早是為了守護父親，但日後加入素流，從猗窩座回憶中的慶藏曾提醒

他「不要跟人比高下，戰鬥的對象總是你自己……重要的是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強。只要能夠持續十年、二十年，你就會出人頭地……下次就輪到你去幫助別人了。」[21] 來看，可以得知狷治變強的執著反而變成了打倒他人而存在。他誤解了慶藏要他先自我成就，如此才能幫助他人的教誨，還以為所謂的守護就是將身邊的人都打敗。

狷窩座對於「強」的執念，同樣隱含著冰山層次。為了照顧父親、為了守護戀雪，實力高強的狷窩座卻是忽略自己、重視他人的「討好型」姿態。他始終懷抱著不夠強就不能夠守護重要的人的恐懼，兢兢業業地鍛鍊著自己，這當然出自於他過往曾經失去諸多重要的人的經驗，以及為了達成諾言的自我期待，非得要有這些，他才能感受自己被接納、被愛的渴望得到滿足，並完整自我生命。於是到了鬼化之後，就算已經失去了過去的記憶，仍舊未曾停止自我鍛鍊，原本為了守護他人而變強的執著，簡化成了追求強的執著。但其實生而為人的殘跡猶在，那為了父親犯罪所留下的刺青、那以未婚妻的髮飾為形象的術式，更顯現他深埋在記憶裡以他人為重的性格。

是在狷窩座身上，我們看見了「將自我價值認同投射在他人身上」那一面的自己。我們總是「看著」別人而活：時而透過滿足他人需求以尋求自我認同，時而藉由打敗對手、否定對方以成就自我價值，卻忘了自我價值其實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4.3 黑死牟（繼國巖勝）

繼國家一對雙胞胎兄弟，在初生之時便差點慘遭殺身之禍。他們的親生父親以弟弟額頭上有詭異的胎記為由意圖將其殺害，實則可能是為了杜絕日後兄弟繼承權的紛爭使然。巖勝自小生長在如此高壓的環境，自然明白人我之間地位優劣尊卑有別的道理。而他那因母親發了瘋似阻止才免於一死的弟弟緣壹，則穿著破舊衣服蝸居在倉庫般的房間裡，等著十歲之後出家為僧。這時的巖勝住的房間、穿的衣服、所受的教育與食物都與弟弟有著天壤之別，自覺地位高出弟弟一等的他儘管覺得弟弟可笑、噁心，但尚且願意犯著被責罵的風險與緣壹玩耍、送他親手做的笛子。然而當緣壹無意間展露劍術天賦，兩人處境翻轉，且巖勝赫然發現緣壹的才能遠勝過自己時，巖勝的地位崩解了，他對弟弟也就轉為妒忌與憎惡。不知是幸或不幸，巖勝自小受到家父長式的精心栽培而養成了階級模式的思維邏輯，但緣壹則因為在母親一視同仁的照顧下養成了健康的自我。在第 177 話末的「大正竊竊私語傳說」中提到，兩人的母親「朱乃」盡可能公平對待兩個孩子，因此讓緣壹穿著破舊衣服待在倉庫

一樣的房间生活帶給她相當大的壓力。甚至在臨死前珠乃的遺言仍是交代丈夫對待孩子不要有差別待遇、要讓他們健全地成長。[22] 但出於弱肉強食的價值觀，巖勝幾乎無法理解緣壹對兄弟之情不帶利害關係的純然珍惜，總是覺得弟弟很「噁心」。另外一邊，為了保住巖勝的地位，深知家族規則的緣壹則不惜離家出走人間蒸發。當兄弟倆再見面時已是成人，此時強大的緣壹令巖勝心馳神往，甚至不惜拋家棄子也要追隨緣壹。然而，巖勝的追隨仍是出於慕強心理，因此當他發現剩餘的生命來不及讓他追上緣壹時，便輕易地答應了無慘的邀約，成為了第一個會使用呼吸的劍士鬼。

黑死牟對緣壹的憎惡，來自於發現自己永遠追不上他的失落感。他從小在家庭裡學到的規條，就是只有最強的人才有位置、有留下來的價值，因而他期待自己可以成為最有能力的那個孩子，更渴望獲得所有人的認可。結果他先是因為弟弟的讓位而繼承家督，又受弟弟的指導才練會了月之呼吸（還不是最崇高、最原始的日之呼吸）。數十年後，鬼化的自己面對垂垂老矣的弟弟，具有身體優勢的他竟還是被弟弟完全碾壓，這場黑死牟暗自與弟弟的較量可謂輸得一敗塗地。懷抱著追不上緣壹的失落感與自卑感，黑死牟展現為批判弟弟的「指責型」應對姿態，從他發現緣壹長期依偎在母親身邊原來並非撒嬌，而是攙扶病重的母親時所油然而生的忌妒感，便足以說明他將自己的不足都怪罪到弟弟頭上。

在階級模式家庭下成長的黑死牟至死都未能參透他不惜拋家棄子、捨棄當個人類、砍殺後代子孫，甚至連武士的身分都不要了，為什麼無法留下任何東西？為什麼無法成為大人物？為什麼兩兄弟差這麼多？這些問題的答案就來自於童年所帶來的低自尊、低自我價值的性格陰影。黑死牟或許就是這樣的「我們」：我們總是拿別人和自己比較，於是容易展開自我批判、自我懲罰，進而盲目地怪罪自己與他人，或讓負面情緒淹沒自我而成為仇恨的工具。但正如薩提爾所言：「自我價值」不是從「我比你好」所產生的自私感，而是珍視自己，進而能夠對等地珍視別人，惟有對自己獨特之處與相同之處都有所體認時，才會珍惜自己，不再拿別人來比較，並停止自我批判、自我懲罰，讓自己活得更誠實、更堅強、更能接納、更尊貴、更有愛心。[23] 當我們理解到這點，才能從人與人之間無意義的比較關係中解脫，擁抱正向人格。由此看來，可憐亦可悲的是，黑死牟臨死前的生命叩問，早在數百年前，他的親弟弟繼國緣壹早已用自己的所行所為為他解答。

4.4 妓夫太郎與墮姬

如果說，炭治郎與禰豆子象徵著光明、正向且健康的

手足關係，那麼妓夫太郎與墮姬這對兄妹檔則映照出了與竈門兄妹相似卻又大相逕庭的情感關係。竈門兄妹在慘遭滅門之後結伴踏上旅途，而妓夫太郎兄妹也同樣在失恃後彼此扶持至死方休，這是他們的相似之處。然而相較於竈門兄妹的溫言相待，妓夫太郎兄妹卻又較慣於彼此言語傷害或者貶低對方。這是因為，妓夫太郎從小就生長在惡劣的環境裡，時時需要尋求自保的他必須自我武裝，這使得他不僅養成了責備型的應對姿態，更把此一應對姿態教給了他一手帶大的妹妹。

與成長於「典範家庭」的竈門兄妹不同，生在羅生門河岸底層人家的妓夫太郎深知世間殘酷。他在娘胎裡時母親便數度墮胎未果，出生後更是好幾次差點被母親打死，相貌醜陋的他無人疼、無人愛，過著餓了吃老鼠與蟲子的日子，直到妹妹「梅」的出生。說來諷刺，梅的出生或許也同樣是不被祝福的，否則怎會以母親罹患的「梅毒」之病來為女兒起名？偏偏梅長著一副令人為之驚嘆的美顏，在遊郭此間聲色場所自然是價值連城。

美麗妹妹的出現令醜陋的妓夫太郎被救贖了，妹妹的美貌是他的驕傲，且令他「澈底擺脫不如人的感覺」[24]。另一方面，擅長打架的妓夫太郎做起了討債的工作，這時醜陋的臉與暴力反而成為一種威嚇，這讓他「覺得很爽」.[25] 再一次，我們看見了在階級模式認知觀點下的負面影響，總是在地位的優越中找到自己的自我認同與價值，卻忘了回觀自己與妹妹那最重要的情感連結。其後梅因得罪武士被放火燒成重傷，自己也被視為麻煩受到斬殺，妓夫太郎所賴以維生的兩大優越感瀕臨崩潰，對世間的仇恨令他欣然成為鬼的一員。

「我要成為無法原諒看起來很幸福的人、一定會奪走對方一切的妓夫太郎！」[26] 這是在他鬼化之際的執念。一路走過來的苦日子，讓他總是將注意力關注在自己的匱乏：缺乏母愛、缺乏糧食、缺乏快樂、缺乏受到他人尊重……，好不容易有了一個足以救贖他的妹妹，卻又被燒成焦炭，無怪乎他不得不大喊「我什麼都還沒得到，居然就要奪走我的東西，不能原諒！不能原諒！」[27]，這是他對這個悲慘世界最血淚的指責。對匱乏的恐懼與憤怒縈繞於心，妓夫太郎曾教導妹妹「在被人奪走之前就先下手為強」[28] 的觀點（吾峠呼世晴，2019），然則命運無預警的奪取又該如何防範？其實妓夫太郎的期待出奇簡單：他只是想要妹妹活得快樂、幸福、有尊嚴而已。

自我感覺不良的妓夫太郎打從心裡便覺得自己是「失敗」的。他在與炭治郎的打鬥中發現竈門兄妹的關係時，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對話：「身為哥哥就不該被妹妹保護，而是應該親手保護她……你說啊……蟲子、廢物、

慢半拍的呆子、沒用的傢伙…你當初為什麼要生下來啊？」[29] 這個沒來由的問句，正來自於妓夫太郎將炭治郎視為自己的投射，他是將自己「生而為人」的疑問丟給了炭治郎。而自視「失敗」的他，渴望的是盡全力成就那有望「成功」的妹妹，妹妹好了，他的人生才有價值、有意義。然而他卻沒有意識到，對妹妹墮姬來說，真正的快樂與歸屬不過是兄妹兩人「一直再一起絕對不分開」而已。於是直到他們倆攜手走入地獄，我們方知在那既毒辣又殘忍的性格底部，竟是一顆充滿親情親愛的純然真心！

或許，妓夫太郎兄妹就是這樣的「我們」：害怕受到傷害的一顆柔軟的心，總是試圖將自己武裝起來，於是永遠無法心口一致地向對方表達善意，永遠出於愛而傷害對方。也或許，他們更是童年時期受過創傷的我們。李崇建曾經提到：被忽略或長期辱罵的孩子，比較容易缺乏自尊；被殘酷虐待的孩子，內心常有積壓已久的憤怒，需要用巨大能量來控制；早年受到遺棄與剝奪，成長後常將他人的舉動視為針對自己，也不易發展出同理心[30]，性格的稜角往往來自童年的舊傷，要自我覺察、跨越傷痕並活出正向的人生並非易事，但它肯定值得我們付出努力。

5. 結語

在文章的最後，請容我引用善逸對其師兄猿岳的評價：「心中那個能夠裝進幸福的箱子破了一個洞，使得幸福不斷流失。應該早點發現破洞並將其封住，否則怎樣都裝不滿。」[31] 筆者非常喜歡這段隱喻，此言不僅總結了鬼們隱藏在強大力量之後的匱乏和軟弱，更適足以說明本文所欲指出的核心主題。綜觀諸鬼們：累充滿不安的心沒能被封住，所以流失了幸福；猗窩座失去自我的心沒能封住，所以流失了幸福；黑死牟丟失了自尊心沒能封住，所以流失幸福；妓夫太郎兄妹被世界斷傷的心沒能封住，所以流失幸福。於是我們終於發現，「鬼」所遭遇過的創傷可能我們也曾經遭遇過，鬼其實就是無法跨越家庭創傷的「我們」。當然，本文無意指出在童年時期遭遇問題家庭或生命創傷的孩子，將來必定會成為問題大人。事實上，也同樣有著不少人能夠正視自己的內在問題，進而去克服、完滿自己的靈魂。因為他們知道，唯一能把心中所缺漏的，那個使幸福感不斷流失的破口補起來的方法，就是自我反思、自我覺察並試著與自己的傷痕和解。

文 獻

- [1] 陳仲偉《漫畫詮釋學》(台北: 杜威文化, 2018), 頁 89。
- [2] 醜爸的父母成長教室〈《鬼滅之刃》裡的薩提爾蹤影〉, 網址:
<https://premium.parenting.com.tw/article/5088117>
- [3] 張輝誠〈看《鬼滅之刃》學薩提爾對話〉, 網站《Medium》, 網址:
<https://medium.com/學思達sharestart/看-鬼滅之刃-學薩提爾對話-7dbeadf193b0>
- [4]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8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94。
- [5]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7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38。
- [6] Virginia Satir 著, 吳就君譯《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2。
- [7] 李崇建《薩提爾的對話練習》(台北: 親子天下, 2018), 頁 67。
- [8] Virginia Satir、Michele Baldwin 著, 李瑞玲等譯《薩提爾治療實錄: 逐步示範與解析》(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177。
- [9]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4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22。
- [10] 李崇建《薩提爾的對話練習》(台北: 親子天下, 2018), 頁 72-73。
- [11] Virginia Satir、John Banmen、Jane Gerber、Maria Gomori 著, 林沈明瑩等譯《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台北: 張老師, 1998), 頁 18。
- [12] Virginia Satir、John Banmen、Jane Gerber、Maria Gomori 著, 林沈明瑩等譯《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台北: 張老師, 1998), 頁 18。
- [13]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92。
- [14] Virginia Satir、John Banmen、Jane Gerber、Maria Gomori 著, 林沈明瑩等譯《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台北: 張老師, 1998), 頁 8-14。
- [15] Virginia Satir 著, 吳就君譯《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77-86。
- [16]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6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89。
- [17]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6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93。
- [18]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5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71。
- [19] Virginia Satir 著, 吳就君譯《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163。
- [20] Virginia Satir 著, 吳就君譯《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246。
- [21]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7 集(台北: 東立, 2020), 頁 131。
- [22]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20 集(台北: 東立, 2020), 頁 170。
- [23] Virginia Satir 著, 吳就君譯《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 張老師, 2022), 頁 38。
- [24]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60。
- [25]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60。
- [26]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69。
- [27]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62。
- [28]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173。
- [29]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1 集(台北: 東立, 2019), 頁 79-80。
- [30] 李崇建《薩提爾的對話練習》(台北: 親子天下, 2018), 頁 75。
- [31]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第 17 集(台北: 東立, 2020), 頁 61。

〈作者略歷〉

劉 兆恩

2009 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2013 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畢業，2019 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畢業，獲博士學位。現任教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